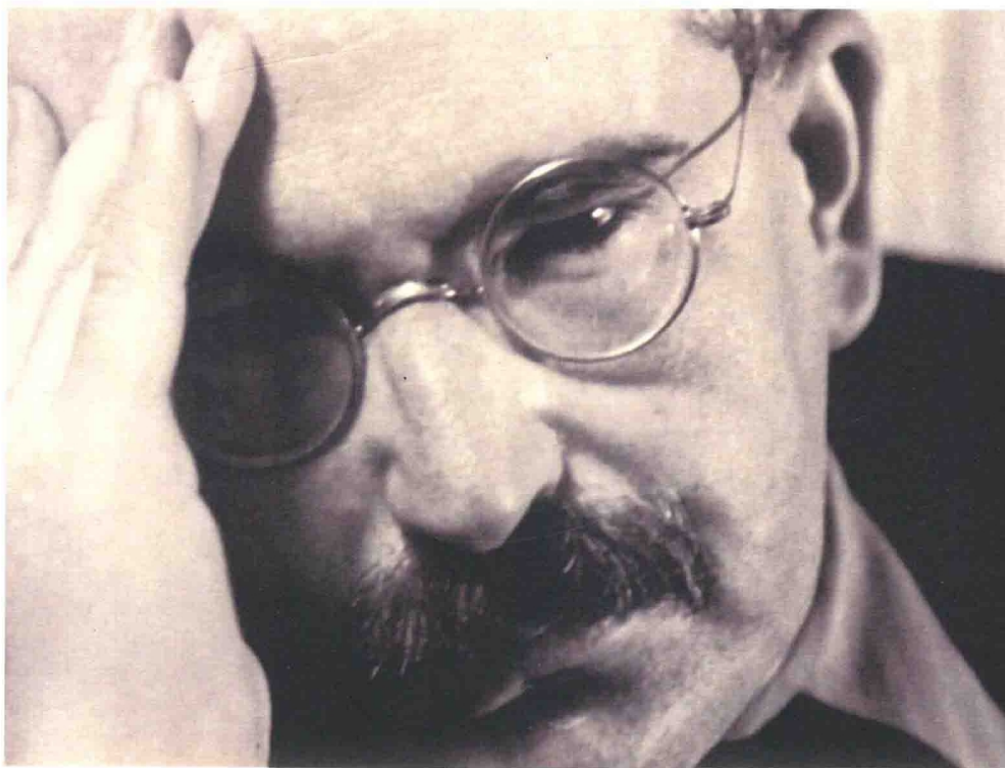


开箱整理我的藏书

本雅明读书随笔

[德] 瓦尔特·本雅明/著 国荣 等/译 张佐臣/审校

Unpacking My Library



一本书不仅是世界的一个断片，它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

开箱整理我的藏书

本雅明读书随笔

[德] 瓦尔特·本雅明/著 国荣 等/译 张佐臣/审校

Unpacking My Library

一本书不仅是世界的一个断片，它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箱整理我的藏书：本雅明读书随笔/（德）本雅明著；国荣等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8

书名原文：Unpacking my library

ISBN 978-7-5155-1105-4

I. ①开… II. ①本…②国…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9606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开箱整理我的藏书：本雅明读书随笔

作 者 （德）本雅明

译 者 国 荣 等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105-4

定 价 3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东区）14号楼 邮编：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010）64970501



BeePub

www.bee.pub.com

采集文明 传播智慧

一本书不仅是世界的一个断片，它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书是世界的缩微，读者栖居其中。本雅明既是一个游荡者，四处漂泊，又是一个收藏家，为物品所累。他总是处在游荡和收藏的激情之中……书对于本雅明来说是另一个在其中游荡的空间。

——苏珊·桑塔格

采集文明 传播智慧

以智慧、慈爱、勇敢之心，做弘扬正见、培育人才、福利社会、净化人心之事

Contents 目录

- 001 精神病人的书
- 007 普鲁斯特的形象
- 022 小说的危机
——评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 030 对出版业的批判
- 034 卡尔·克劳斯
——献给古斯塔夫·格鲁克
- 066 开箱整理我的藏书
- 074 克尔凯郭尔：哲学理想主义的终结
- 078 弗兰茨·卡夫卡
——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
- 107 作为生产者的作家

- 125 布莱希特的《三分钱小说》
- 137 讲故事的人
——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
- 163 什么是史诗剧
- 172 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

精神病人的书¹

作为一家小有规模的藏书的主人，一丝尴尬常常在不经意间滑过。

十年前，在我着手整理我的藏书，以建立一种相对满意的秩序时，我很快就发现了那些难以割舍而又不能再保留在原处的图书。

赫尔曼·冯·吉尔姆的诗歌自然是德国文学中的珍品，但是，我知道，在我接受荷尔德林的启蒙和洗礼时，我并不希望把它们归入德国诗歌的行列。²埃米尔·斯兹提亚（Emil Szittyä）的处女作《埃克·荷马的把戏》（*Ecce-Homo-Ulk*）是我必须拥有的，相比其他知名作家的青涩之作，它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但是，我却把它从这个书架赶到那个书架，直到它在离吉尔姆的诗作不远的地方，找到栖身之所。而且，我也不想把布吕赫的这本《拿撒勒人耶稣的英雄赞歌》（*Aristie des Jesus von Nazareth*）归入宗教哲学的行列中。可是，它对极端的犹太主义憎恶的描述太有价值了，以至于我不忍心把它丢弃。³

1 本文发表于1928年7月的《文学世界》（*Die literarische Welt*）杂志上，收入《本雅明全集》第4卷，第615—619页。根据罗德尼·利文斯通（Rodney Livingstone）翻译的英文“Books by the Mentally ill”译出。

2 赫尔曼·冯·吉尔姆（Hermann von Gilm, 1812—1864）曾经写下很多首诗歌，其中包括《来自意大利蒂罗尔的十四行诗》（*Sonette aus Wälschtirol*）。

3 汉斯·布吕赫（Hans Blüher, 1888—1955）是德国青年运动的理论家，也是《作为色情现象的德国青年运动》（*Die deutsche Wandervogelbewegung als erotisches Phänomen*, 1912）的作者。

就这样，这些年来，尽管我从来没有想到去主动收集精神病人的作品，竟然也积累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书籍，甚至都可以称之为“变态图书馆”（Library of Pathology）了。事实上，我原本都不知道有这些精神病人的作品存在。

1918年，在伯恩一家小小的旧书店，我看到了施莱博尔（Schreber）著名的《回忆我的神经病》（*Denkwürdigkeiten eines Nervenkranken*），是由奥斯瓦尔德·缪茨（Oswald Mutze）在莱比锡出版的。是我之前就听说过那本书？还是几周后，在弗洛伊德1913年出版于莱比锡的《简论神经官能症理论》（*Kleine Schriften zur Neurosenlehre*）第3卷中，我读过一篇关于它的文章？没关系了，反正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

出版施莱博尔回忆录的那家出版社，在出版最稀奇古怪的灵性写作方面，已经小有名气。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家出版社最有可能同意出版这种神学著作。根据这种神学体系，“只有上帝可以放心大胆地接触尸体”，或者说，该书作者“毫不怀疑，上帝对铁路这种概念早有所知”，或者说，这种神学体系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理论，即上帝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基本语言，是在某种程度上有点过时但却依然充满活力的德语”。在这种语言体系中，上帝被称为“今在永在”，而病人之前曾经一起决斗过的兄弟，则被称为“那些高悬在仙后座（Cassiopeia）下的人”。而同样引人注目又言简意赅的则是，这位偏执狂在他病情的不同阶段，用以描述他越来越不能理解的日常事务时所使用的词语的变化。偏执狂患者普遍持有的世界末日的观念，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以至于他把其他人的存在都看成了一种可笑的/愚蠢的幻觉。为了描述这种状况，他的书中充斥着“随便拼凑的人”“极品娃娃”和被“魔法遁去”的人们，不一而足。书中还包含一些其他的不同凡响的捏造之词。例如，病人喊叫的冲动，也即“喊叫奇迹”，被他轻描淡写地称之为“心灵上的喉咙清理”。同样，曾经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偶有涉及的主题——“对一些常见词

汇的反其意而用之”，也出现在了这部不同寻常的回忆录中，比方说，“果汁”被称为“毒药”，“毒药”反被称之为“食物”，而“奖励”则被颠倒为“惩罚”，如此等等。

这本书原本是作者献给妻子的，作为他在病中形成的宗教观念的指南。作者这样做，也是事出有因。身为首席法官的施莱博尔在医院住了十年之后，被宣布为正常人，重新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回归到他的家庭中来。这是他屡屡撰写充满睿智的报告的回馈，这些报告后来被他当做回忆录的附录发表了。当然，他患病的不同阶段，直到他极为严格而又圆满的幻觉过程，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展开。下面我们只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一下他及其他人的案例。

有一点非常清楚：由巴伐利亚皇家政府和地方医学顾问卡尔·弗里德里希·安顿·施密德特、哲学博士、医生、手术师、助产士，以及一些博学的社会团体所构成的这个小社会，几乎没有为偏执狂或者其他精神方面的患者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临床诊断。精神病学家早已经超越了那种把每一个症状都误当做疯子之一种的阶段；若非此，我们大可说他们只是在“给精神病编目”（cataloguing psychosis）。如果不多加考虑的话，《生命与科学之要素与法则》（*Leben und Wissenschaft in ihren Elementen und Gesetzen*）一书的作者，即博学甚或是德高望重的C. F. 施密德特，或许完全是正常的。他的书中没有流露出任何偏执的概念。读者至多不过是疑惑，作者为什么会在“人类学与药理学”这一章中，使用大量的篇幅去复制精神病患者的报告。他所讨论的这些报告显然是他自己写的。这种人似乎更像一个早期的手术师的化身，或者说是毕希纳的《沃切克》（*Büchner's Woyzeck*）中那位医生在当代的再现。¹大致看一下插图，可能就会立刻意识到他的世界观中的狂躁倾向。

1 格奥尔格·毕希纳创作的剧本中的医生给出了一个完全由豌豆组成的食谱，希望治愈沃切克的精神幻觉。

如果说幻觉的世界，也像知识王国一样，具有四种能力的话，那么，施莱博尔和施密德特的著作就分别是他们的神学与俗世智慧的总汇。我们现在就谈谈法学。比方说，《全球的普世国家》（*Der Ganz-Erden-Universal-Staat*）。这位饱学的作者不仅编写了一份使用手册，以方便国家领导人，尤其是“伦敦的英国国王”阅读，并且，还把它献给各个领域的圣人，尤其是“伟大而普遍的神智学会的H. P. 布拉瓦茨基”¹。这部作品想必是作者自费出版的，上面盖有一块小小的橡皮印章，写的是“Ganz-Erden-Universalstaats-Edition—Brünn 2, P.O. Box 13”（意为“全球的普世国家版——布尔诺2号，13号信箱”），这个由委托出版社盖上去的标签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这本书的所有编目信息了。印刷年份显示的是1924年。

没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检查了。如果说精神病患者可以是无害的话，那么这位融合了俄罗斯流浪僧侣之精神的斯拉维克作者的作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最后：我们以一份文档来结束这篇文章，这份文档记录了一位最严重的精神病患者的经历，是由柏林的一位执业医生——卡尔·格耳曼（Carl Gehrman）创作的《身体、大脑、心灵与上帝》（*Körper, Gehirn, Seele, Gott*），共三卷四个部分，于1893年在柏林出版。以下节选自第四卷（与上面提到的“三卷”相互矛盾，但原文如此。——译注），其中包含了医学历史：

案例1. 折断的芦苇又被扶了起来。

案例7. 中心的刺激——玉米穗子变成了芦苇——形状变小是蓝莓完美自身的起点——“圣灵”[pneuma,（神，哲）普纽玛，本义为嘘气，是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术语，用以指作为万物本原的、火焰般的“气”；从神学角度，也表示圣灵。——译注]以及“上帝之

1 海伦娜·佩陀乌娜·布拉瓦茨基（H. P. Blavatsky, 1831—1891）建立了神智会。她最重要的著作就是《神秘的教义》（*The Secret Doctrine*, 1888）。

母”的刺激居中——勿忘我——主再来时的水位（water level of the day of the Lord¹）——“宗教与哈欠”之间的鸿沟事关神秘之爱以及它如何承受冲突。

案例13. 汗湿的脚在生殖与呼吸系统中的作用——治愈意味着“长筒袜”中心地带和谐地展开——圣事中的井水（the well of the sacraments）。

案例30. 绿色的、披风似的窗帘后面的十字架——圣灵与上帝之母——抽象的窗户控制着意志——作为虔诚象征的伤疤治愈了十字架的触觉。

案例32. 教堂热气球上的水车（红茶薦子）。

案例40. 躺在树林中的赞美之溪水旁与躺在教堂的床上睡觉没什么两样——兀立的蓝色岩石沐浴在阳光下。

格尔曼的神学医学，就是通过258个这样的案例来展示的，它主要是关于月经，并且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组织器官、神经系统、血管组织以及身体的各个部分对应着大脑的相关部分。他甚至还为它们起了很别致的名字，这些名字在他的“案例”题目中也可以一见端倪。这里节选的只是病人在书中涵盖的大量图示的一部分而已。

这类著作的存在本身就令人不安。我们以往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写作——尽管也有其他事情——是更高级、更安全的领域，而精神失常的出现，尤其是当它们悄无声息地步入这个领域，就更加可怕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些书是怎么绕过身份验证这一关，而顺利进入到戒备森严的书的世界呢？这类著作的出版历史，也一定像它们的内容一样，稀奇古怪。现在，人们可能会这样想，情况不同了。人们对疯狂的兴趣如同过去一样普遍，只不过，现在展示的渠道比过去更加合法化，成果也更加斐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精

1 The Day of the Lord是《圣经》里的词语，它可以指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也可以指他将来的日子。

精神病患者的创作在今天获得认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知道，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稿件，想要获得好出版社的认可，却依然像过去一样困难重重，尽管和施莱博尔的书相比，它们不管是在人文关怀方面，还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去看，都不相上下，甚至在可读性方面还略胜一筹。如果这篇短文能够唤起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创作的兴趣，如果这些同样简短的选录能够激励人们去关注有关精神病患者的海报和传单，那么，这篇文章就达到了它一箭双雕的目的。

1928 年

国荣 译

普鲁斯特的形象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13卷《追忆似水年华》来自一种不可思议的综合。它把神秘主义者的凝精会神、散文大师的技艺、讽刺家的机敏、学者的博闻强记和偏执狂的自我意识在一部自传性作品中熔于一炉。诚如常言所说，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建立或瓦解了某种文体，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特例。但在那些特例中，这一部作品属于最深不可测的一类。它的一切都超越了常规。从结构上看，它既是小说，又是自传，又是评论。在句法上，它的句子绵延不绝，好似一条语言的尼罗河，它泛滥着，灌溉着真理的国土。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个特例同时也标志着过去几十年里的文学最高成就。这部作品的创作条件是极不健康的：非同一般的疾病，极度的富有，古怪的脾性。在任何一方面这都不是可资效仿的生活，然而它却整个变成了典范。我们时代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注定要降生在不可能性的心脏。它既坐落在一切危险的中心，也处于一个无关痛痒的位置。这标志着这部花费了毕生心血的作品乃是一个时代的断后之作。普鲁斯特的形象则是文学与生活之间无可抗拒地扩大着的鸿沟的超一流面相。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乞灵于这个形象的理由。

我们知道，在他的作品里，普鲁斯特并非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绘生活，而是把它作为经历过它的人的回忆描绘出来。不过，这样说未免过于粗疏空泛。对于回忆着的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他所经历过的事情，而是如何把回忆编织出来，是那种追忆的佩内罗普的劳作，或者不如说是遗忘的佩内罗普的劳作。难道非意愿记忆，即普鲁斯特所说的*mémoire involontaire*，不是更接近遗忘而非通常所谓的回忆吗？在这种自发性的追思工作中，记忆就像经线，遗忘像纬线，难道这不是佩内罗普工作的对等物，而非相似物吗？在此，白日会拆散黑夜织好的东西，每天早上我们醒来，手中总是攥着些许经历过的生活的丝缕，哪怕它们往往是松散的、难以辨认的。这张生活的挂毯似乎是遗忘为我们编织的。然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目的的行为乃至有目的的回忆却将遗忘的网络和装饰拆得七零八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普鲁斯特把他的白昼变成了黑夜。在那间人工照明的黑屋子里，他把所有的时辰奉献给了不受袭扰的工作，以便将那些扑朔迷离、精美纷呈的形象尽收眼底。

拉丁文“文本”的原意是“编织”。谁的文本也没有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文本编织得紧密。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不够紧凑，不够耐久。从他的出版商伽里玛那儿我们得知，普鲁斯特的校阅习惯要了排字工的命。送还的清样上写满了边角注，所有的空白处都被新的文句填满，可错字却一个没改。这样一来，记忆的法则甚至在作品修改过程中也大行其道。因为一件经历是有限的，无论怎么样，它都局限在某个经验的领域；然而回忆中的事件是无限的，因为它不过是开启发生于此前此后的一切的一把钥匙。记忆还在另一层面上颁布编织的法则。构成文本机体的既不是作者也不是情节，而是回忆的过程本身。我们甚至可以说作者和情节是记忆连续体中的间断，它构成了那张挂毯的背面图案。普鲁斯特曾说，他更愿意把他的整部作品出成单卷，分两栏排印，中间不分段落。这里他要表明的正是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这样来理解他。